家务活到底算不算活儿

张欣

我的一个朋友，老妈八十多岁，独居，死也不肯请保姆。在她看来，家务活那叫活儿吗？摘菜煮饭洗衣服扫地，不识字的人都会干。这样就每个月给她发工资，一点不便宜还在家搭伙吃顿饭。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。

一次老妈打电话说，我的饭碗摔到地上了，碎了一地。我的朋友回说，不要动，我立刻过来。于是就像救火队员那样冲出门去。

我的朋友也已经六十多岁。

她还有工作，老公身体也不好。她希望老妈哪怕找个钟点工，也能减轻一点她的压力。也找过，走马灯似的换，肯定是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。

生活状态打回原形。

稍有变化的是，偶尔，老妈会塞给她五百块钱，令她哭笑不得。

肉，一定要烂在自家的锅里。

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老人家才这样思考问题，我认识一对富豪，六十出头。中午吃遍各大名菜馆子，晚上回家随便弄弄。也是感觉财务自由后已是两个闲人，再请保姆实在多余，用那个钱自己吃掉岂不干净利索？

当然各家有各家的过法，无需他人多嘴。

但我仍然要说，家务活实在是一项集脑力与体力劳动于一身的技术含量不低的工作。低级一点的也要懂得买菜，好坏老嫩之分，鱼类肉类的新鲜度，时令、配菜这些常识要经常学习，还要做好、炒香。高级一点的要会熨衣服，插鲜花，懂茶道，煲得一手好汤，还会发海参做鱼肚。

重要的是，哪怕是维持日常，吃饭一荤两素一汤，洗晒衣服，抹灰掸尘，扫地拖地，所有的功夫都是要天天做的。天天，就是无论狂风下雨、酷暑严寒，这都是每天的课业。

我们家钟点工小杨，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，脖子上搭着擦汗毛巾，像个炼钢工人（抱歉我家厨房没空调）。

难道不配领工资吗？这跟打卡上班有什么区别？

甚至我们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做得好。

不得不说，认为家务事不是活儿的人是典型的穷人思维：无论挣多少钱每一分都要自行消化，都要花在自己头上，绝不能跑到别人腰包去。老妈爱女儿却让她辛苦至极，天天下馆子是慢性自杀好吗？

这个时代，只有花钱才能买到服务和优质。

纸博

有人会说，我本来就是穷人，自然是穷人思维。

是的，我们都穷过，谁都别在这里装贵族。但是穷，仍旧热爱读书学习，仍旧乐于助人，这就不是穷人思维。教育孩子干净整洁，不追名牌，自食其力勇于担当。这也不是穷人思维。

穷人思维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

是你赚那么多，为什么不分给我一点。

是你赚那么多，为什么不捐？

是，你想那么轻松地赚到钱，没门。

是，我请你干家务是你的福分，你一分钟都不能休息。

反过来说，有了钱，让生物链上的每个人都能挣到一点，从而也减少了家人的麻烦和负担，或者提高了自己的生活质量。何乐而不为？

这才是我们应该具备的现代观念。

跟钱的多少并不直接挂钩。

请不请保姆不是话题。

怎么把生活安排妥帖，平衡喜乐才是大话题。

夜光杯

两位开国上将之间的“后门”来往

万伯翱

在纪念大文豪郭沫若华诞125周年时，在老人家故里四川乐山市沙湾区集会中，开国上将首任中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儿子刘煜滨这位红二代，特别对我和郭老长女郭庶英说：“万大哥您是国家体委的干部了，我给您说件体育上的趣事吧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我们全家都在吃晚饭时，秘书进来报告，总政萧主任（开国上将萧华，当时任解放军总政主任也是著名的《长征组歌》的作者）上午11时来电话说：“明天晚上总政篮球队和我空军篮球队在体育馆比赛时，请求友谊第一，让他们一次吧！”只见我父亲神色凝重放下了碗筷停了两三分钟后只说了一句：“是啊，老萧1950年还是首任我空军政委呢！”秘书又等了一会未见回答只得敬礼转身出去了。

晚饭后不久，秘书又进来敬礼报告说，总政萧主任又来电请求答复呢。父亲在客厅里来回踱了两次郑重回答：“好！得给萧主任点面子；请告诉萧主任：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这次我们球队也只能让一分啊……”

在所罗门群岛吹海风

——行脚印迹

戴大年

2016年12月11日，在所罗门群岛7.8级强烈地震后的第二天，一艘邮轮驶入了其首府霍尼亚拉简易的港口，我们下了船。

从塞班出发，经过四天连续航行1750海里，经过四天痛苦不堪的疾患折腾，此刻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我烧退了，泻止了，老天垂爱！

不见海关，只有铺着塑料布的简易兑换货币窝棚和赤裸上身，和着欢快鼓点载歌载舞的土著人。

所罗门群岛邻巴布亚新几内亚，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四十余万，绝大多数为土著人，无军队，靠千余名警察维持秩序，属英联邦。16世纪时，西班牙航海家行至此，见土著人浑身挂满金饰品，以为到了圣经中所罗门国王藏宝地，遂得名。

我们沿用惯常方式，依然包租车自由行，破旧的改装车沿着海边开，碧海蓝天，不知名的大红花漫坡遍野，我们适意地吹着海风，忽见一群小男孩在海边嬉戏并从树上荡秋千至海中，甚是有趣，急唤司机停车，与土著孩童大联欢，名主持晓林童心大发，也荡起海上秋千。

所罗门群岛城市与农村基本分不出，几幢矮旧建筑便是市中心，余皆棚子，土路坑坑洼洼，比我去过的一些非洲国家还要落后，当属第四世界，但人民友善，幸福满足感高，风景极其秀美。车行四十余公里，到了瓜达尔卡纳，这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场，1943年，美军在此反复激战数月，终于将日军击败。此役被誉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，从此美军攻岛争地，日军开始转入防守与退却……

此刻海水静谧，海鸟翻飞，战争遗迹地只有我们五位中国人来凭吊，锈迹斑斑的日本武器，包括著名的零式飞机残骸散落一地，淹没在荒草野丛中，耳边海风呼啸，胸中涌起历史风烟。同行者刘沙老师酷爱二战历史，不知啥时他已立在飞机残骸上，做出胜利姿态。

下午2点，四天来突觉腹中有饥饿感，返行数十公里，至大洋边，一片白色漂亮建筑映入眼帘，竟是中国餐馆，上书“皇上皇”。入内，整洁豁亮，唤侍者找来老板，一相貌堂堂男子进来，须发皆白，举止潇洒，攀谈之下得知，此人杨姓，香港第四代移民，从小学至大学在香港度过，家族在此经营赌场旅馆餐厅等，说此地人工便宜且无税，故经常往返香港内地。

点了一桌菜，好吃、风卷残云般。餐后上了盆香气四溢的菠萝，店主自豪称此地皆是火山土，世间最佳之菠萝（凤梨）产于此。还说，我们就餐的海边便是美日海军激战之处，下面满布沉船，却因偏远，几十年无人关注。

吹响

藏书票-民俗系列

宋刚作

怀念您，丁景唐先生

修晓林

冰凉的冬雨中，我们为丁景唐先生送行。

8年前，已过耄耋之年的景唐先生从永嘉路慎成里老屋，住院治疗。每当念想这位著名学者、出版家、作家、上海文艺出版老领导时，我和魏心宏就会到华东医院十九楼看望他。见老丁面色红润，气色尚好，还能在宽大的走廊里自如散步，尤其是在叙聊中，又看到他突然间略显沉思的神色、从心扉里发出的爽朗笑声，心中宽慰不少。而今已眼望2018神犬旺旺之年，我们都祈愿景唐先生能够活到一百岁呢。天不遂愿，也是无奈，但老丁已是高龄高寿高福之人，现在，如此多的小辈、后学无尽地怀念他，就是对他高风亮节的最好纪念。

景唐先生的名字，与鲁迅、瞿秋白、左联、现代出版业，以及被作家王蒙称为“百卷沧桑，百卷心事，百卷才具，百卷风流”的精品力作文学遗产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紧紧相连。让我们切身感受的，还有他八十年代主持文艺社工作时，对后学后进者的关怀提携。他在出版社的大会上说：“事业的继承和发展，要靠年青人。出版社的竞争力，就是人才竞争。”但凡有年轻人在编辑岗位上，显现出引人注目的组稿、审稿、社会活动和创作才能时，他就会及时给以肯定并创造条件“压担子”，他说：“挑重担的人走得快。”而这所有的关心与爱护，犹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即使是在遭受冤屈的人生最黑暗时期，他还关心着几位远在农村、边疆的青年。他是处处以鲁迅为榜样，无一日不耐心细致、不遗余力地培育许多的文学青年。因此，先生周围总是有着无数的“小友”。他的“小朋友”囊括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当代七〇、八〇、九〇后的年轻人和学生。先生总是在期盼这些小友尽快成才，而他也会以自己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独到的眼光胸怀，不苛求和强求所有的“小友们”一定会在他的“会成才”的愿望中“已成才”。景唐先生十分明白，在成才的寻觅和探索之路上，各人的情况自有不同。即使是成才，每个人成功的高度和深度，其间也是互有差异的。你可能是在几十年后，才得知老丁当初对关乎自己事业前途发展的用心用力，真是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”

九十高龄的景唐先生，对我说起曾在作为“敌产”的思南路老洋房办公，说起新中国建立之初，作为他那级别的干部在机关食堂吃小灶，还说起他人生经历中，三次性命攸关、脱离险境、“死里逃生”的故事。一位17岁参加革命、18岁成为中共党员的老干部，直至去世，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正好80年。

上海解放后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第一任部长夏衍，调令丁景唐“归队”，从此，老丁在上海宣传、出版、新闻条线上干了30多年，直至离休。景唐先生晚年最喜欢的歌曲是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和《洪湖水浪打浪》，不怕苦不怕死的豪迈气概与柔情似水、轻松浪漫的艺术韵味，在他的心中，水乳交融，经年唱响。

老丁喜欢自己的“景玉公”印章。生命屐痕，处处景色，人生如玉，温润高洁。那天，他在我的作家签名本上，轻轻盖上这方鲜红的钤印，并用他特有的宁波话说道：“这就跳出来了。”是啊，景唐先生的晚年生活，确是人老心不老，以笔为生，与书相伴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我们都会感到，他那学识丰厚、充满活力的心，永远如青春歌者，在吟咏，在跳动。

枫泾风雨桥 （水粉画） 胡军

磐安县城即景

（外一首）

张尧忠

磐安胜境领风骚，花拥文溪映彩桥。四面青山围静谧，三帘碧水涤尘嚣。顽童溪底寻鱼蟹，野老楼边饮汁醪。忽忆桃源看妻笑：愿偕比翼筑香巢？

55岁生日得句

匆匆半世白驹行，无悔人生业绩平。浅俗文辞商孺子，简单活法宅家庭。笑观嗟食猪摇尾，冷对横行隼逼睛。不受功名城府累，诗人意态永年轻。

见证上海电影成长

李建强

在我孩提时代的回忆中，电影绝对是一道抹不去的靓丽风景。上世纪50年代，人们的经济条件还很拮据，文化生活也很单调，电影大概是人们唯一可以和可能享用的“高档”精神娱乐活动。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，更是如此。学校每个学期统一安排的1-2场电影，成为我们心向往之的最大期盼。记得当时的电影票只要壹角五分到贰角一张（根据影院档次和座位好坏确定价格，而我们小学生则可享受半价待遇，加上集体包场，一张票只交五分钱）。每次看电影，学校总是全员出动，以班为单位，同学们排着队，唱着歌，浩浩荡荡地开向电影院。我们学校常年对口的是长宁电影院和长宁区工人俱乐部。两座影院都坐落在愚园路上，一东一西，离学校都只有两里路，同学们日久生情，几乎将其视作心中的圣殿。

班主任老师曾自豪地告诉我们：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，不仅在创作上首开中国电影制作之先河，并长期占据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，而且在电影院设施上也是全国一流，大光明电影院被称作“远东第一影院”。值得骄傲的还有，中国第一份电影研究刊物、第一本电影研究著作都是在上海诞生的，而上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、上海电影技术研究所均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电影研究专业机构。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我们这代人是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上海电影的恩惠。在小学的6年里，我们先后看了《白毛女》《鸡毛信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马兰花开》《三毛学生意》等脍炙人口的影片，特别是《小兵张嘎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战争名片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内容，给孩提时代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印记。记得看完《小兵张嘎》，我们就学着影片中的嘎子，把自制的木头手枪插在腰间，去追捕小伙伴扮饰的翻译官；看完《平原游击队》，我们就学李向阳，拿一根竹竿当坐骑，排着队在弄堂里乱窜……电影活动的画面，神秘的光束，可人的影像，巧夺天工、似梦似幻，无一不成为我们追逐和效仿的对象。许多小伙伴和我一样，成了不折不扣的“小电影迷”。我后来成为大学电影学的教授和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，应该说也直接得益于孩提时代的这种启蒙和潜移默化的熏陶。

上海电影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，如今，它的根须依旧是通达的，生命力依然是旺盛的，传承必然是难以阻断的。特别是近年来，上海市领导审时度势，明确提出重振上海电影雄风的战略。前不久，上海有关部门又发布了《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提出加大力度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，上海将迎来电影发展新的“黄金年代”。我们欣喜地看到，作为世界九大A类竞赛型国际电影节之一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已过了20岁生日，国际影响日隆；本埠生产的优秀电影作品层出不穷，在各种评选中争金夺银；新落户的影视企业数量、制片备案出品数量、电影票房等各项产业硬指标均有显著的增长；我们上海电影理论研究队伍也开始汇聚发力……

上海电影文化的美好前景正在向我们招手！

十日谈

擦亮上海文化名片

责编：殷健灵

喜欢站在南京西路上，也喜欢在小弄堂里，对海派服饰文化获得直观的感受，明请看本栏。